

泰山劍客

梁羽生 著



六月荷香十里，蝉鸣噪天。

仙霞岭下，武阳山庄，正像这炎夏六月的天气一样，门前车水马龙，屋内如云胜友满座高朋，表现出一片热烈的气象。

稍时，云板连响，酒宴已齐，客人入座。

庄里庄外，所有的客人，都纷纷站起身来，向客厅里面穿进去。越过一道院落，迎面一簇假山，刚一绕过假山，只觉得一阵荷香扑鼻，水气迎人。原来是一个颇大的荷池，叶翻千层，香分十里，人到此处顿觉暑气全消。

荷池当中，有一座极其宽敞的水阁，经过九曲回廊，进入阁内，但见玉栋雕梁，檐牙高啄，说不尽的富丽堂皇，看不完的金堆玉砌。

水阁当中，摆着二十桌酒席，山珍海味，百味俱陈。而且杯盘碗盏，莫不都是精致非常，极其名贵，这除了说明武阳山庄的豪华富有之外，更说明今日这一次宴会，一定有非比寻常的意义。

水阁正中间，摆了一席，酒席后面，有六扇翠竹精雕的屏风，古意盎然。异常雅致。在这翠竹屏风当中，斜斜地挂了一柄长剑，剑鞘古色斑斓，分明是一柄古剑。

宾客纷纷就座后，当中那一桌酒席上，站起来一位须发

苍白，年近古稀的老人，但见他生得长眉覆眼，双耳下垂，脸如渥丹，真正可以说是“鹤发童颜”，神态慈祥。只可惜在左眉之上，额角鬓旁，有一道紫红公的长疤，微微的闪着光亮。这个疤痕虽然不足对他慈祥面貌有所破坏，然而毕竟有美中不足之感。

他就是武阳山庄的主人，十余年来，名震江湖的三剑无敌安武阳。也正是近十年来，在江湖黑白道所传诵的“及时雨”，“赛孟尝”，三剑无敌安武阳安老爷子。

安武阳站起来，眼神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轻轻地咳嗽一声，立即水阁之内，变得寂静无声，一片静悄悄，大家都将眼睛停在安武阳的身上。

安武阳如此顿了一下，露出一丝微笑，一挥手缓缓地说出了两个字：“斟酒！”

言犹未了，四周早有人“咦”了一声，在水阁的周围，放置的泥封酒缸，立即拍去封口，大碗的倒出来，斟到酒席面前每个人的酒碗之中，霎时间，酒香和荷香四溢，豪情与笑语齐飞。

安武阳一直含着微笑，举杯邀饮，一连干了三大碗，突然，他将酒碗放在桌上，用手按住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老朽安武阳何德何能？今日能邀得各家高手，各路名人，惠然莅临敝庄，蓬荜生辉，深感五内，老朽在此，再向各位敬三大杯。”

水阁之内，顿时为安武阳这种豪情，引得轰然。

安武阳微笑地扶着胸前长髯，等人声稍歇的间隙，又缓缓地说道：“自然无事也不敢惊动，今日幸得各位光临，只想求各侠做一个见证。”

水阁里的人声寂然了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位有名的安老爷

子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，要如此慎重其事，请得黑白两道各门各派，水陆两路，有头有脸的人，来做一次见证。

此时，夕阳已然西坠，水阁之内，逐渐地阴暗下来。

安武阳招呼一声“掌灯”，水阁周围，将近百盏琉璃明灯，一齐点亮，将水阁照耀得金壁辉煌，亮似白天，更别有一番情调。

这时候，安武阳的脸上笑容，慢慢收敛起来，双手抱拳当胸，拱手说道：“老朽弱冠仗剑出道江湖，多承各位先进前辈提携照顾，数十年来，在江湖上总算闯出薄名。如今老朽已年近古稀，自念无能再在江湖中过此刀光剑影的生涯，所以，今日特别邀请各位来到敝庄，当众毁剑从此退出江湖。”

此言一出，水阁之中，众人始而一怔，继之哗然。

谁不知道三剑无敌安武阳安老爷子，不仅是一柄长剑，十余年来享誉武林，而且，仁义如海，乐于助人，更为人们所尊敬。武林之中，偶有纠纷，能得安武阳出面，总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为何他今日突然有退隐之意？更何况安武阳虽然年已六十有余，却丝毫没有老态龙钟之态，其精神举止，不逊壮年，更无由顿生退意。

安武阳又露出淡淡的笑容，站在那里静候众人声音渐低之后，他又说道：“老朽虽然退出江湖，而武阳山庄的大门，仍然终年敞开，同道友辈，先进高人，随时光临，老朽仍然倒屣相迎。”

他说到此处，突然顿了一下，提高声音，沉重地说道：“老朽自信生平无亏于人，但是，毕竟有得罪于人之处，在所难免。所以，老朽才特别邀请各位前来，郑重声明，以往如有得罪之处，老朽愿在毁剑之前，敬谨领罪，如果各位都能

待以宽容，老朽自是感之不尽。如此，在毁剑之后，就请各位既往不究，老朽安静的度此风烛残年。言已尽此，敬谨以告。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这一番话说完之后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安详地若有所待。

水阁内，这些三山五岳各门各派的名手高人，这时候，又是哗然，又是惊诧，更有无限的猜测及怀疑。

“三剑无敌安武阳虽然崛起江湖甚早，但是，真正成名，而且真正成为名重一时的人物，也只是十余年前的事，难道他在从前，有过极大的仇恨，他惧怕别人报仇？”

“安老爷子仁风被泽，黑白两道同沾，赢得‘及时雨’‘赛孟尝’的美名，他怎会有仇家？他为何如此多心？”

“……”

尽管各人猜测的内容不一，而内心猜测的情绪，却无二致。

三剑无敌安武阳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等了半晌，眼神缓缓地向四周往返地巡视数次之后，他的一双长眉，微微地掀起，笑容也渐渐地绽开。忽然间，他转过身去，伸手从翠竹屏风上面，取下那柄古色斑斓的长剑，再回到席上，右手握住剑柄，微一使动，铮的一声，在百盏明灯照耀之下，顿时映起一道寒光，光芒耀眼，冷意砭人，果然是一柄利器神兵，罕世的宝剑。

安武阳放下剑鞘，将剑换到左手，这才抬起头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既然如此成全，让老朽能安然度过晚年，盛情可感！老朽一旦断剑之后，江湖一切恩怨，从此一笔勾销，还望在座的各位，能为老朽做一个见证。”

说着话，左手执剑微微抬起，右手慢慢向前一伸，渐渐地变得颜色赤红，手指变得粗大逾常。

水阁内，大家讶然噤声，眼睛瞪得多大。

怪不得安武阳准备弹指毁剑，所毁的剑，又是一柄宝剑，敢情他会“火阳霹雳掌”？这一宗绝传已久的武功，为何他会？

这时候，安武阳右手拇指紧扣中指，对准宝剑，正要弹下。这一弹之下，宝剑必然会断，宝剑一毁，这位三剑无敌安武阳，他的武林恩怨，就从此一笔勾销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，水阁外面有人说道：“安武阳！请你住手。”

这一声突如其来，在场的众人，都为之浑身一震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旋转回身，向水阁外面看去。

阁内虽然是灯光照耀如同白昼，阁外却是夜幕低垂昏黑一片。但听得亭外落脚有声，从九曲回栏之上，慢慢地出现两条人影，向水阁这边走来。

来人走得很慢，步履一声一声，清脆无比地落到水阁里每个人的耳内。

水阁里的众人，大家的心里，随着那一下一下的步履之声，逐渐地沉重，也逐渐的紧张。因为，来人这一声喊叫，无疑是说他要寻找安武阳报仇而来，所以才在他断剑之际，喝声制止。安武阳的武功众人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，来人既然胆敢在这个当口寻仇挑衅，这人的功力，自然不一般。

“究竟是哪一路的高手？”

“武阳山庄会因此掀起一场石破天惊的拼斗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正在人们的心弦，绷得紧紧的，双眼凝神，注目以视之

际，突然步履之声嘎然而止，来人已经停足于水阁的灯光照耀之下。

来人如此一现身，顿时水阁之内像是绷紧了琴弦，突然意外的一声，“啊”地一阵齐声脱口而呼，显然大家对于方才自己那份沉重和紧张，感到有着失意之意。

来人是两张陌生的面孔，水阁之内，坐满了这些三山五岳的各色人等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。

站在前面的，是一位年方弱冠的年青人，眉清目秀温文儒雅，头上一顶文生巾，身穿一件宝蓝色长衫，足登粉底薄靴，虽然他身上腰际斜挂了一柄长剑，但是，却使人无法看出他是一个身具武功的人。此刻他的眼神，正停在三剑无敌安武阳的脸上。

站在这位年青人身后，是一位身材短小，形容猥琐，一头蓬乱的短发，一双小眼睛，一个酒糟鼻子，浑身上下无一处让人看了顺眼的怪老头，此刻他正翻着一对绿豆眼，骨碌碌地向四周乱转。

三剑无敌安武阳脸倒是依然凝重，轻轻地将手中宝剑放在酒席之上，拱拱手说道：“请恕老朽眼拙，两位朋友尊姓大名？”

前面那位年青人微微地一掀眉，干净利落地三个字：“高文杰。”

站在后面的怪老头，也翻了翻眼睛，然后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不老儿叫乐德林，我自己取了个小小绰号，叫做九指神通。”

果然不出在场众人之所料，不仅没有见过，连两个名号也没有听说过，十足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。

可是三剑无敌安武阳却没有一点松懈之意，紧接着问道：

“两位光临敝庄，喝止老朽毁剑隐身，但不知有何指教？老朽愿意敬谨以闻。”

高文杰突然双眼一睁，倏地神光一射，众人当时吓了一跳，敢情人家是神光内蕴，藏而不露，这是一位内家好手呢！只听得他朗声说道：“安武阳！你想如此毁剑，将自己欠的血债，从此一笔勾销，天下岂有此等便宜事？安武阳你当年的勇气何在？如今却想落个苟且偷生，道理何在？”

安武阳眼睛微微闭了一下，突然将头一扬，也朗声说道：“杀人自当偿命，欠债应该还钱！请问这位朋友……”

高文杰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十八年前，怀玉山下。”

安武阳闻言浑身微微一颤，轻轻地啊了一声，皱着眉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高文杰不屑于回答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我是高文杰！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低下头来，喃喃地重复地说着：“高……文……杰？高……文……杰！”

他的手慢慢地伸向席面上的长剑，突然，这时候有人一声叫喝：“安老爷子！请你安坐一旁，待晚辈来会会这位高朋友。”

人随声落，从水阁的一角，宛如一叶随风，悠然不带一点火气，毫无声息地飘落到水阁当中，这一式“七禽身法”中的“穿云逐花”，使得炉火纯青，功力上乘，立即博得在场的行家，一片轰然采声。

安武阳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缓缓地说道：“牟家堡威名远播，少堡主家学渊源，老朽今日有幸一睹牟家绝技，至以为慰。不过，这位高朋友来意尚未说明，少堡主请勿一怒出手。”

这位牟家堡的少堡主牟天岚，人生得极为俊秀；一身武

功更是出类拔萃，平日自视甚高，等闲人哪在他的眼里？今天他代表父亲前来武阳山庄赴会，当时看到高文杰前来寻仇，他一时技痒，存心要在三山五岳名家高人之前显露两手。

当时，牟天岚一听安武阳如此一说，淡淡地一笑说道：“安老爷子仁名远播，义行四扬，江湖上，无论黑白两道，受惠者比比皆是，从未听有仇家，这位高朋友分明是趁今天武阳庄上群雄聚会，想在此地抖个威风。他眼里不但没有安老爷子，更没有在场的各门各派的高人，这等人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”

牟天岚这几句话，说得凌厉尖刻，还有些狂放，可是站在对面的高文杰，静静地听完他这一段话，没有一点表示，只是回过头来，望着那又矮又怪的九指神通乐德林，九指神通凑在高文杰耳畔，轻轻地说了几句话，高文杰忽然眉峰一掀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河北牟家堡老堡主牟刚，一生好强要胜，为何他的儿子，却是如此狂放不羁，不知进退。”

牟天岚勃然大怒，青衫飘动，倏地而前，右手闪电一伸，食中二指如钳递出，平平易地一招“入穴探珠”，点向高文杰的双睛。

若论彼此萍水相逢，毫无过节，上手便如此一着毒招，实嫌过辣。

好个高文杰居然身形不动，微微一低头，亏得准处，以一丝之差，让过一招，右手突然一吐袖，呼地一声，抖出一股劲风，扫向牟天岚的腰眼。

牟天岚虽然年青，却是深得乃父真传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如此狂放。当时一招出手，未老就收，正好此时高文杰长袖拂来，他顿时一缩腹，让出五寸空隙，高文杰的长袖，正好

从腹间掠过。

牟天岚一声冷笑，右掌收回胸前，左掌倏地快速绝伦，一连拍出三掌。

高文杰双脚不移，身形宛如败柳随风，右翻左折，前倒后歪，灵巧无比地让开三掌，等到牟天岚最后一招“闭门拒客”，半虚半实，似诈还真地印向高文杰的前胸，高文杰身形一正，右手一收，霍然平胸一翻，闪电般地迎将上去，当时只听得“啪”地一声，牟天岚身形一阵摇晃，接连脚下克嚓两下响声，水磨青砖，踩得四分五裂。

牟天岚当时脸上一红，眉梢顿起杀气，右手一撩袍襟，唰的一下，亮闪闪，颤巍巍，一柄既薄且利长剑，早已掣在手中。

高文杰脸上平静如常，空着一双手，站在那里，眼睛凝视着牟天岚。

突然，这时候三剑无敌安武阳在酒席上朗声说道：“牟少堡主！请暂息怒，此事原因老朽而起，自当老朽来和这位高朋友交待个明白，若真的要拼个死活，也不敢劳少堡主出手。”

牟天岚拿着剑，回头看了安武阳一眼，突然长剑一收，擦地一声，缩到掌心之中，恨声一跺脚，厉声向高文杰叫道：“高文杰！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这一声道罢，身形顿起，平地“八步赶蟾”，以流星赶月之势，穿出水阁，只见灯光下人影一闪，立即走得不知去向。

牟天岚如此羞愧而走，水阁之内，三山五岳各门各派的人，立即对眼前这位年青书生高文杰，有了不同的估量。牟家堡一双拳头一柄剑，在武林之中，算是赫赫有名，如今牟家堡的少堡主，三招败走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高文杰手下，这

是一件很值得惊诧的事。

当时三剑无敌安武阳缓缓地从酒席后面走出来，站在高文杰当面，沉声问道：“高朋友！方才与牟少堡主三招交手，尊驾武艺不凡，不过，若与在场各位高人相较之下，尊驾尚不足以在此横行。”

高文杰脸上表情一直是那么平静，只是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了声。

安武阳接着说道：“只是老朽生来不与人为敌，高朋友究竟来意为何，说得明白，老朽少不得也要以客礼相待。”

高文杰淡淡地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我若说得明白时，只怕你就不能以客礼相待于我了。”

安武阳哦了一声，脸上露出一一种奇特的表情，只是稍纵即逝，也微微地笑道：“高朋友又何妨说说看！”

高文杰指着他的左眉问道：“安武阳！你额上那个伤疤，是伤在何时？伤在什么兵器之下！”

这个问题问得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大凡一个成名的人物，都有一段失意的往事。安武阳额上那个疤痕，分明是他早年一次败溃的标记，高文杰突然问这件事，有何用心？难道他巴巴地赶来，喝止安武阳，不让他毁剑退隐，就是为了揭穿他这个疮疤么？

在这众人之中，自然也有有见识之士，大家就怀疑三剑无敌安武阳这个疤痕，与这位高文杰一定有什么恩怨在内。

无论是奇怪，抑或是怀疑，大家都凝神注视，看安武阳如何回答。

三剑无敌安武阳当时脸色一变，嘴角微微地颤抖着。他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一种光芒，那光芒不再是慈祥和蔼，而是

一种难以形容的令人心悸的光芒。

半晌，他用手去摸着自己额角的疤痕，然后，他用一种沉重的声音说道：“那是在……”

高文杰立即拦住他说下去，而插口紧迫着说道：“安武阳！你如今也是名重一时的人物，你不能用言语来搪塞与欺骗人。”

他说到此地，突然微微地一笑，轻松地说道：“安武阳！如果你要是害怕说出真言，那又另当别论。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突然呵呵地笑道：“高朋友！你放心，用不着拿话来激老朽，这点事还用不着隐瞒，告诉你，这个疤痕是远在十八年以前，被人暗用弩箭射伤。高朋友！你还有何事相问？”

高文杰点头说道：“果然不愧是武林中叫得响叮当的人物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请问你，你方才准备弹指断剑之际，那是一种什么功夫？这种功夫来自何处？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突然脸色一沉，一拂胸前长髯，厉声说道：“高朋友！老朽生平不与人争，但是事到临头，也无由畏惧。高朋友，你如此问话，也不自觉欺人太甚么？”

高文杰还没有说话，突然一声“无量佛”，武当派掌门人大师兄玉虚子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安老施主！这位高朋友遽然问起这些意外之事，必有其原因，老施主何妨说明，看他究竟来意如何，如果高朋友确为无事生非，当着在场各派高人，他也应该还大家一个公道。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没有想到武当派这位名重当今的道长，也要他说明方才那一招的来龙去脉，真是他始料所不及。他环视四周，发觉到水阁之内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一种期待的

眼光，瞪在他身上。这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方才那一着用心，是一着失策之举，弄巧成拙，如今只怕要满盘皆输。

安武阳他自己明白，此时此地，他不能稍有不愉之意，否则，十余年的声誉，只怕如今就要毁诸一旦。但是，他真的要坦然说出来么？说出来之后，后果是否会比现在更糟？

三剑无敌安武阳生平也经过多少风浪，然而此时此地，他却踌躇费时，主意不定。几次，他想突施杀手，将当前那位高文杰，毁在水阁之内，但是，那样他将如何向在场的众人交待？

他如此沉吟再三，半晌无语。

突然，高文杰明朗地笑了一声，朗朗地说道：“安武阳！你无须如此为难，至此，我所要问的问题，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答案。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闻言一愣，长眉一掀，正待说话，高文杰摇手说道：“你不必再说，让我告诉你，我的来意为何。第一：我要告诉你，毁剑退隐，不是办法，更不是好汉行径，何况你根本不是逃避，而是别有用心，所以，你更不须以假言欺骗于我。第二：明年元宵节日，带着我所需要的东西，去泰山玉皇顶上，彼此清了一下总帐。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终于忍不住脱口叫道：“高朋友！你要是寻仇索债而来，何妨就在这武阳山庄，作一了断？”

高文杰摇手说道：“此时你人手不齐，物什不全，谈什么了断？再说我十八年都已经等待过去，又何在乎这剩下的半年时光？”

三剑无敌被他这种沉着与平静震住了，一时竟找不到话说，只是问道：“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”

高文杰这时候突然放声大笑说道：“我已经制止了你毁剑退隐的把戏，告诉了你我所需要的东西，此行目的已达，尚有何事可做？武阳山庄也不欢迎我这种客人，我留在此地，岂不打扰你们饮酒的雅兴，所以我要向各位告辞了。”

他这一声“告辞了”刚刚说完，随即一挺身腰，返身一个倒穿，神奇，巧妙，一式“觅巢旧燕”蜕化的“剪翅穿帘”，只一闪间，便从水阁里面，疾掠而出。

三剑无敌一跺脚，正待起身要追，突然那九指神通乐德林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安老爷子！你撇下这么多嘉宾在座，去追一个小晚辈，那多失礼呀！”

三剑无敌安武阳眼神一落到九指神通乐德林身上，只见他皱个酒糟鼻子，骨碌碌地转着一对小眼睛，一派滑稽突梯的模样，对三剑无敌点点头，自管自地转过身去踢踢踏踏地走向水阁之外。

且不说高文杰和九指神通乐德林如此突如其来，又如此突如其去，给三剑无敌安武阳留下多大的尴尬场面。单说九指神通乐德林离开水阁之后，哪里还敢稍作停留，急忙全力展开身形，越出庄外，按照他和高文杰原来预定的路线，疾奔而去。

天色晦暗，夏虫唧唧，武阳庄已到处一片迷朦，伸手难辨东西。九指神通乐德林一口气跑了十余里地，正停下来察看一下方向，突然眼前人影一晃，立即有人叫道：“乐大叔！”

九指神通停下身来，滋着嘴笑道：“高老弟台！你下次可不能再这么称呼，你要是再这样称呼，我一生气，不管你外公怎么交待，我要撒手不管你这档子事了。”

高文杰这才斯斯文文地只好叫声：“乐大哥。”

九指神通实实在在地应了一声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老弟！你今天装得很像，我一直怕你忍耐不住，露出马脚，事情就只好办了！”

高文杰叹一口气，黯然说道：“乐大哥！说来真是令人惭愧，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当面而立，不能手刃亲仇，我真愧对父母在天之灵，要不是外公他老人家一再叮咛，就是拼着粉身碎骨，我也要 and 那老东西拼个死活。”

九指神通忽然正色说道：“老弟！常言道得好：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单凭血气之勇，如何能成得大事？安武阳那老儿一身武功已经是傲视武林，再加上方才你也看到的，他已经从你父亲的火阳秘笈当中，习成火阳霹雳掌，而且至少有六成以上的功力，你如何是他的对手？”

高文杰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外公又为何叫我来会他？万一安武阳遽下毒手，岂不是徒然送命么？”

九指神通摇摇头笑呵呵地说道：“老弟！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你外公是何等人物？大名鼎鼎的费南翁，武林公誉为灵叟，他老人家岂有让你冒险的道理？他叫你前来武阳山庄，一则是制止安武阳毁剑退隐的把戏，一则也让你见见仇人的庐山真面目。他老人家早已料定，安武阳当着天下群雄的面，他不能把十余年沽名钓誉的结果，毁于一旦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摸不清楚你的根底，万一他不能出手制你于死地，他是多么得不偿失？安武阳老奸巨滑，他岂能做这种愚蠢的事？”

高文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话虽然这样说，父母仇人当面不能报仇，耿耿于怀，难能心安理得。”

九指神通呵呵笑道：“老弟！只要有决心，天下就没有

洗雪不了的仇恨，也没有打不倒的敌人。”

高文杰点点头，他觉得这位乐大哥，和他在九疑山相处十年有余，难得见他说一句正经话，可是今天这几句话，倒是句句实在，字字真情。

当他冷静下来之后，便觉得此处距离武阳山庄不远，不宜久停。当时便说道：“乐大哥！此去我们仍然要按既定的计划行事了。”

九指神通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！只是我九指神通金盆洗手数十年，如今又要为你老弟开戒了！”

高文杰改容相谢说道：“大哥待小弟之情天高地厚，小弟终身不忘。”

九指神通一阵呵呵大笑说道：“老弟！你休要认真，你乐大哥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再见！再见！”

说罢拱拱手，转身就走，高文杰忽然追上两步，叫道：“乐大哥！”

九指神通脚下不停，口中说道：“休要三心二意，有话留到明年元宵前七天，到泰山玉皇顶上见面时再谈。”

高文杰依然追了几步，口中问道：“乐大哥！假若明年元宵节，那安武阳老儿不前去赴约，又当如何？”

余言已经模糊莫辨，九指神通远去无踪，只剩下高文杰孤零的一个人，站在那里，愕然地对着那没有星月的夜空，默然良久，静立无言。

高文杰虽然年及弱冠，但是，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九疑山，离开他外公费南翁，如今更是他第一次一个人要跑很远的路，去找一个从未谋过一面的人，虽然他不是惧怕，但是却有无限落寞之情，更有不尽孤单之感。

他站在那里立了一会，转身迈步，向九指神通所走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忽然，他觉察到前面不远有两条人影一闪而逝，他心里一动，立即低身一扑，一式“鱼跃九渊”，扑过去两丈左右，脚下刚落桩，口中叫道：“是哪位道上的朋友，既然有心指教，何不堂皇见面？”

言犹未了，只听得前面有人低声说道：“有事请教！请随我来。”

说着话，但听得一阵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，向前逸去。高文杰心里略略地思忖一下，立即随后追踪而来。

如此一口气跟了将近顿饭光景，前面的两个人忽然停下身形，站在那里不动。此时高文杰虽然还没有分清对面两人是敌是友，但是，他已经在方才那一阵奔腾追逐的途中，了解了对方功力不过了了，无甚惊人之处，所以他放心大胆坦然走上前去。

此时晨曦渐露，高文杰站在相隔一丈左右的地方，打量着对方。

对面一高一矮并肩站着两个人，宽袍大袖，打扮得不伦不类，此刻都是嘴角含冷笑，凝望着高文杰。

高文杰问道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？对在下有何指教？”

那高个子微微一颌首，冷冷地说了七个定：“狼心诸葛段赛亮。”

那矮个子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说道：“冷面公瑾漆又瑜。”

高文杰随口说了两声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狼心诸葛段赛亮当时摇摇头说道：“小朋友！你真是一窍